

行走

思想的光泽

吴相艳

曲阜的孔庙显著之处就是古柏多。古柏外还是古柏，再远处是齐鲁沃野，沃野上是湛蓝的青天。一抹絮云绕过清风，在树缝投下瘦影。冬日冷峻的阳光透过细密的柏叶，洒在灰色的地砖上。灰喜鹊身着华服，低头啄食，方步优雅，无视游人陆续而来。千年孔庙，在又一个清明的早晨苏醒。

孔庙，更像一个时间画轴。青石牌坊、帝王碑刻、参天古柏，就是立体的图案，以硬朗肃穆的画风布局其间。圆栢纵横成排，虬枝劲舞，倔强耸立，粗陋的树皮里，储满时间密码。有的一不小心，包裹不住时间的浓汁，让形态各异的树瘤突出体外。阳光拼命从树缝挤进来，那些骇目的树瘤越发张扬，发出耀眼的光泽。此时的孔庙，肃穆、贞静，不染半点市俗气，王朝的兴衰、思想的更迭、文明的演进，在画轴中次第延展。

尤其树瘤上的光泽，不仅来自阳光，更来自人们天长日久的抚摸。虔诚的人们奔由阜而来，俯仰慨叹，忍不住把手温留在这些时间的果上，亦如渴望触摸到圣人的思想。

“万仞宫墙”4个字警示着每一

个走进这座古庙的人该有的谦逊。学问如果以宫墙来喻，孔子的学问有数仞之高，子贡的学问仅可及肩，那么芸芸大众，岂非要匍匐而来，方可汲取点滴。灰色的青石台阶泛起悠悠的青光，为那些匍匐者向文明的叩问留下了丝丝印痕。

任何一种伟大思想在发光前，必定经历备受磨砺的至暗时刻。

那一天，刚刚逃离宋，初来郑国的孔子和弟子们走散了。子贡到处寻找，焦急地询问一个郑人是否见过一个高大威猛、容貌过人的“夫子”。那个郑人说“夫子”没见着，倒是在城东门下见过一个人，没你说得那么好，除相貌独特外，我看更像一条栖栖惶惶丧家狗啊！

这是一段让人心酸的记载。一个将泽被后世千秋万代的人，在当世人眼中不过“累累若丧家之犬”，而孔子本人也欣然接受郑人的评价，说“是啊，是啊，我可不像就一只丧家的狗”，足见当时的窘境。在西方也有一个被称作狗的思想家。那是晚于孔子一百多年出生的第欧根尼。他靠乞讨为生，甚至住在一只木桶里，被市民称作狗。一天，不可一世的亚历山大遇日晒太

阳的第欧根尼，说：“我是大帝亚历山大。”第欧根尼则回答：“我是狗儿第欧根尼。”这是一个好玩的故事。东西方两只“思想狗”稍一对比，东西文化的差异可窥斑见豹。第欧根尼以近乎行为艺术的疯狂对抗权力的傲慢，获取身体和心灵自由的阳光；孔子则怀着一颗悲悯的心，以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人世精神播洒博施于民的仁爱光辉。

不同于西方先哲们对灵魂自由与真理唯一性的追求，为天下苍生讲安身立命的智慧，让统治者为苍生建立各安其轨、各美其美、美美与共的社会秩序，是孔子的毕生使命。不过柏拉图的“理想国”与孔子的“大同世界”有着几乎相同的构建和谐世界的政治理想。那么，孔子心目中的和谐世界是什么样子呢？

在肃穆的孔庙，随处可找到形象的答案。譬如在一处厅堂大大的寿字案几上，左边摆放一镜，右边则置一花瓶，中间一座停摆的钟，谓之“死钟”。整个摆设寓意“始终平平静静”，福寿安康。中国人追求的幸福生活不过如此，好好活在当下，夫复何求。孔子的学生曾子描绘过一幅和谐生活图景，足以佐证

这种理想：暮春时节，清风暖暖地吹，河水清凌凌地淌，换好春衣，五六个成人带着六七个小孩子，一起在沂水洗洗澡，在舞雩台吹吹风，然后大家唱着歌回家。穿越孔府里的森严等级，摒弃那些尊荣富贵，结合孔子的志向“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”，在儒家理想里，老有所安，壮有所成，少有所乐，岂不就是和谐社会的最美呈现？

问题是，人们总是有意无意把孔子的思想神圣化，弄得思想之树仿佛生于云端。譬如在孔府、孔庙，处处可见龙腾龙跃、龙踞龙盘。孔子在世时，肯定不会想到这些神灵有朝一日会张牙舞爪盘踞在自家门庭。“道不远人”才是孔子的真实思想。人间烟火气，最牵圣人心。有次子路问关于死亡的话题，孔子回答“未知生，焉知死”，也就是说先把活着的事弄明白了吧。子贡也问：“死者有知乎？”孔子则幽默地回答：“等你死后，就知道了。”

孔子的幽默可爱算得上前无古人。为证实自己不是跟南子一样的人，孔子会急吼吼跟学生对天发誓：我要是做了什么坏事，就让我天打五雷轰；看到季氏僭越礼制，在庭上演八佾舞，气愤地怒吼“是可忍孰不可忍”；子贡含蓄地问要是一块玉，是珍藏起来还是卖掉，孔子则毫不掩饰，急切地说卖了吧，卖了吧，我正等一个出好价钱的人来买走呢！想起思想家庄子宁可做一只拖着尾巴在污泥里爬行的乌龟，也不愿做被金玉匣子包装起

来供奉到庙堂之上的神龟。相比道家的孤高，儒家的“待价而沽”实在是一种甘愿忍辱负重的人世哲学。至于儒学为何走到“存天理，去人欲”的极端，则是另一个话题。林语堂先生就曾提出宋儒曲解儒道的“三宗罪”。以玉而喻，如果儒学是一块美玉，孔子学说仅仅是璞玉，历经数代思想家打磨砥砺而光芒四射的美玉未必是璞玉本来的样子。倒是一个导游说得中肯，她说别看历代统治者给了孔子这么多尊崇，但孔子的思想不是服务于统治者的，而是服务于大众的。颇为导游的话点赞，在百姓的烟火生活里，孔子的思想更像灶膛里的火苗，能升腾起生活的温饱与暖意，强于一切神灵的指引。顺便一提，导游姓赵，是孔家媳妇。自称家有三分小院，四间大房，家有二宝，每日工作忙而有乐。死后孔林有自己的一席之地，有几十万孔姓人为伴，定不会寂寞。说这些时，正午的阳光打在她并不年轻的脸上，映出玉一样的光泽，让人兀然想到“风乎舞雩，咏而归”的画面。

离开孔庙，回眸之际，那些泛着光的树瘤再次入目，纹理清晰可见，与光阴静对无语。也忍不住伸出手去，想触碰一下时间的温度，思想的聲音不曾传来，却依稀看到孔子走在时间的轴上，饥肠辘辘，衣衫狼狈，依然雨中歌唱，笃志前行，目光炯炯中，散发出圆熟、温润的光。



▲升腾 赵凤迁 作



▲踏浪图



►荒野一瞥

在场

松花酿春

张莹

零下21摄氏度！1972年的最低气温是零下24.8摄氏度，是小城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低气温。今天，小城的气温直逼最低。

风呼呼叫着，从楼道使劲往屋里挤。我窝在办公室窗前看书、写字、处理手头的事情。阳光隔着玻璃不声不响地进来，洒在身上暖洋洋的。

低头干活的间隙，抬头看看窗外，和阳光打个招呼，和飘扬的红旗笑笑。想到在风中为做核酸检测而努力的工作人员以及积极配合的人们，心疼了一下，是暖暖地疼着的那一种。

记得去年3月初，小区刚刚解封，迈出大门口的刹那，简直恍惚了眼睛：卖水果的，卖日用品的，卖针头线脑的……你来我往，欢声笑语，多好的人间烟火啊！久违了！

最惊艳的，是三轮车上的一车鲜花，五十多岁的大姐，招呼着：买花吧，多水灵的花呀！

听着看着，好想扑上去拥抱啊，心里就是一个暖。

无论生活多艰难，谁都阻挡不住热爱美的脚步。

还有在家的大学生，出来摆摊卖袜子，我本不需要的，但孩子们稚嫩的脸庞，真诚的微笑，热情的问话，到底还是忍不住买了10块钱的。

我笑笑，羡慕地说：年轻多好啊，生活很美的呢！

两个可爱的孩子，直点头，一声声道着谢。

发微信给在外的儿子：今天买了10块钱袜子，支持大学生摆摊创业！

儿子回复我一行憨笑的表情，又加一句：可爱的老妈！

我回复：老妈不可爱，是感动，祖国才可爱！

儿子回复我好多个赞。

是的呢，因为有可爱的祖国，我们才有了这烟火人间。

我拿了袜子，往回走，当然，也顺便买了一枝百合、一枝向日葵。我举着它们，仰着脸，笑咪咪地走在路上，阳光打在脸上，花上，路边的冬青上，来往的车辆上，各家的屋顶上……噼里啪啦地开出五颜六色的花，这些花啊，叽叽喳喳地在笑着聊着……

我喜欢这喧嚣得热气腾腾的“小市”。

阳光依然不动声色地暖着我，瓶子里的绿萝抽出了新的叶子，嫩绿嫩绿的，格外鲜亮。偶尔微微颤动，是和旗杆上的国旗私语吧！

尽管一切还是紧张，但一切都不慌张，小城医院里的医护人员都注射了新冠疫苗，马上，很多人也开始了，且，是免费的！

此刻，小城的气温低到冷却，而每个人，却暖暖的，如春日。

我去水房里清洗一个废弃的茶杯，遇到保洁大姐，她说：“今天真冷，可得多穿点啊，听说疫情又有了，咱都多注意点！”

我连声道谢，您也是。

清洗干净茶杯，接了水，回屋剪下绿萝茂盛的一枝，插在里面，透明澄净的水，映透着一抹翠色，是刚来的天使。我知道，她是贞静顽强的那个，用不了几天，就会生根长叶，成为簇新明媚的一瓶，她会喜悦起来，我也会跟着喜悦起来，山河日月也会一起喜悦起来，俨然一个春天。

松花堪为酒，春来酿几多。

期待下一个春天，有花，有酒，还有你。

人间

不是月亮“惹的祸”

李玉伟

手机维修店接待员，问我手机如何摔的。昨天傍晚拍月亮时，手机跌落地上，尽管有外壳保护，可还是成了这个样子。

我的话还未落地，接待员早就笑了，原来都是月亮“惹的祸”。

7月末，也是傍晚。我回到居住处，炒了个“三丝”。刀工不佳，青椒丝、茄子丝、肉丝均被切成了条，加之炒技一般，水又放多了，或称“炖三条”更合适。吃到一半，客厅落地窗越来越亮——月亮出来了，于是拿着手机去拍月亮。不知道为何，忽然晕眩摔倒。醒来时，已在瓷砖地上躺着了，额头、头顶、胳膊肘、腰、屁股等处疼痛。

第二天去医院，小张大夫给我针灸。告诉我，颈椎出问题，脑供血不足会导致严重后果。住院诊治，几欲“动刀”，遵名医王大夫建议，保守综合治疗。

喜欢月亮，是大多数人的共识。月亮为人们带来的，是寄托、希望、向往。月亮为寂寞注入些许“繁华”，使天空增添无限遐想，让心灵瞬间宁静“纯洁”，是大地的银心“轻纱”、夜晚的明亮“眼睛”，甚至包含着羁客旅人的淡淡“愁思”。

月亮的若干“芳名”当然是人们给起的，而且不乏诗人。诗人中“最爱”为月亮起名字的，可能是诗仙李白了，他“乐此不疲”地为月亮起了N个名字，有诗为证，比如“玉盘”，小时不识月，呼作白玉盘；“圆光”，圆光过满缺，太阳移中辰；“玉蟾”，玉蟾离海上，白露湿花时；“顾兔”，阳乌未出谷，顾兔半藏身等。此外，一众诗词文章大家纷纷掀起了起名的“高潮”：诗

不是月亮“惹的祸”

白居易，为其“赠名”两个，一曰“清光”，悠悠行旅中，三见清光圆，二曰“玉钩”，指点楼南玩新月，玉钩素手两纤纤；苏轼为其取名亦是两个，一是“婵娟”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，二是“冰轮”，夜半老僧呼客起，云峰缺处涌冰轮；辛弃疾别称月亮为“玉兔”，着意登楼瞻玉兔，何人张幕遮银阙。

还有许多上古流神话传说，如嫦娥奔月、吴刚伐桂、玉兔捣杵等，为月亮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，更引起了人们的无限遐想。

现代歌曲尤其是青春歌曲借月咏志，更能够通俗易懂地传达人们对月亮的喜爱之意。邓丽君演唱的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脍炙人口，描绘了热恋中的青年情侣指月为证，面对面倾心诉说山盟海誓，颇有“山无陵，江水为竭。冬雷震震，夏雨雪。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”的味道；同样是送别歌曲，面对即将奔赴部队的恋人，月亮伴着云走，伴着人走，村口到桥头，相送一程又一程，一首《月亮走我也走》唱出了依依不舍和期盼立功归来的心情，既温婉动人，又充满豪气。

大自然的美妙在于常常会有出人意料之举，月亮也是。数十亿年前，地球刚刚形成的时候，还不像现在这么文静淑雅，而是像一匹桀骜不驯的烈马，像一个踏着“鬼步舞”蹒跚遛逸的少年，蹦蹦跳跳、横冲直撞，几乎没有一刻闲着。关键时候，月亮发挥了重要作用，靠自己的引力使地球慢慢安静下来，逐渐形成并沿着自己

的轨道运行。月亮的这种“安定”作用一直延续到今天，不仅地球，当人们心绪不定的时候，可以抬头望月，清冷的月辉，如同安抚心灵的轻柔手掌，让躁动的思绪渐渐沉淀，归于安宁。从这个角度看来，月亮不亚于一位治疗人类灵魂的“大医”。

正如同月有阴晴圆缺一样，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月亮的。比如强盗自然喜欢“月黑风高夜，杀人放火天”，怕月亮照出其老底；小偷估计也不会喜欢月亮，怕月亮扫出其盗窃轨迹；魑魅魍魉也许更不喜欢月亮，怕其诡计被大白于月下……

细思之，“都是月亮惹的祸”之说，纯属有人栽赃“嫁祸于月”。人们需要清理的应该是自己的内心。下一次拍摄时，注意养好身体，以免再次被摔倒。

汉诗

安享时光

垣城踏雪

这样的时光让我安享
在排队的空隙里
在下班与孩子放学之间的空白里
在一个很嘈杂的地方里

我的心会突然静下来
静得能听到花开的声音
触觉的探针开始四处扩散
像章鱼的触角布满整个空间

我不喜欢像江河那样宽广的时光
它的潮水会淹没了我
让我觉出空旷和无所适从
我只安享于那些像碎玻璃一样的
闲适时光

传奇

元哥釉盘

魏新民

玩收藏，必须具备两个条件，一是眼力，二是机遇，缺一不可。

那天，老库去了公园古玩市场。已经有两三个星期没来了，心里像缺了点什么。

转了一圈，没碰见什么上眼的东西，就看上一件清代朝珠，本应108颗，缺了两颗。犹豫了一下，还没放稳当，就让旁边一位手快的哥们儿抄手里了。

顿感失落。没吗意思，就想回去了。

走到大门牌坊底下，迎面碰到一个老头儿，农民打扮，手里提着一个破兜子。不认不识的，也不知是哪儿来的，奇怪，自己平时也不是爱搭个话的主，可那天不知怎么了，主动打了声招呼：上市上来了？听口气，像是碰到了熟人。

啊。对方因不熟，顺口答音地回答了一个字。

吗东西？瞅了瞅他手里的兜子。“嗨，一堆破瓷盘子。”老头儿说着就不好意思。

“看看行不？”

“行啊，要不咱上里边看去？”老头儿指了指市场里边。

“里边乱哄哄的，我看一眼就走了。”

“那……”

老头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停住了脚步。

“那就看吧。”

老头儿把破书包递给他。果然是一堆破瓷片子。扒拉了两下，只有底下两个盘子有点意思。

玩瓷玩了多年，眼力在圈内也数得着。一上手，一个磁州窑的盘子，破了半边，下限至多是元代。最底下一个是完整的，釉色醇厚，开片呈金丝铁线，元哥釉盘！也许更老，似在宋元之间。

心里止不住一阵窃喜。

“打算要多少钱？”

“怎么……也得二三百吧。”

一开口，就知道，老头儿不懂，目光闪烁，说话游离。

“都是破烂，不值钱。”老库故意贬损。

“你给多少？”老头上赶着。

褒贬是买主，虽然嘴里说着是破烂儿，可那破兜子却紧紧抓住不放。

“里面就一件盘子是整的，值一百，连这堆儿破瓷片，一共给您二百吧。”

老库轻描淡写中透着不经意。

“少点，您再添个？”老头儿不想错过这个买主。

“二百二三？也就这样了。”老库又象征性涨了涨。

工薪一族，毕竟收入不高。

“你给三百，就当是帮我，行不？”

老头儿说得恳切。

这时候，看热闹的，有人围拢过来。

老库不想让更多的人掺和，卖主这样说了，再打价就没意思了。

“行了，三百就三百。”

老库赶紧付钱，结束这笔交易。

老头儿乐了。没上市，就碰到了买主，而且没少卖钱，来时也没想到能卖这么多。在自家房底下挖出来的，心想顶多卖一头二百的摔死了，刚才大着胆子蒙了一下，居然没少给。

老库高兴，没回家，直接去了文保所找老丁。

老丁是学历史的，从事考古多年，省文物界鉴定有他一号。

“这一兜子，基本是元代瓷，从整体看，应该是窖藏出土的东西。”

老丁一上手，就看个八九不离十。

“这个盘子花了多少钱？”看完后他单挑出那个哥窑瓷盘问。

“这一堆儿一共三百。”

老库实话实说。

“给你四百，把盘子让给我吧？”老丁故意打趣。

老丁闲来也喜欢逛古玩市场，从没捡过这么个大漏。

“怎么样，你给说说？”

平时他们俩经常一起切磋，他最服老丁的眼力。

老丁心说，这还用我说？你心里早笃定的。

老库坚持听听他的高见。

“让我说，哥釉没错，我看，至少到元，铁足，弄不好还是宋代！”

真不谋而合！老库也这么看，忍不住补充：“你看，造型古拙凝重，釉质滋润肥厚，盘中为收口式，微敛口，且有橘皮纹和缩釉点，釉中物色呈灰青色，釉面同样细密开片，都符合那个年代的风格特性。”

老丁频频点头，“好好放着吧，等鉴宝的大专家来了，再让人家给看看。”

二人会心一笑。

现在市场上的哥窑瓷大部分是清代，元哥釉，只是凤毛麟角。